

班別：4C

學生姓名：張嫻文

寫作題目：我曾與父母一起參與一次活動，當中的經歷令我醒悟過來，明白到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」這道理。

在一個除夕的夜晚，我難得的待在家裏，與常年出門在外的父母共度聖誕，我提出要一同去教會做義務服務並詢問他們能否出席時，儘管我心裏已有答案，我還不由得握緊了手中的紙條。他們先是遲疑了一番，隨後答應了，我頓時高興得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你沒事就好。」然而不久後，我卻後悔了。

新年時，我們如期來到教會籌備工作，意想不到的，我碰到了故友，我們愉快的傾談起來，走到休息區談天說地，忽略了站在一旁幫助的父母，我理所當然的吩咐父母去收集物資，自己則悠然自得地享受悠閒。忽然，一聲呼叫聲喚起了我的思緒，我上前一看究竟，只見父母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，驚歎聲此起彼伏，隨後而至的，是救護車的警報聲。面對此情此景，我驚慌失措，只好跟上，到達醫院。

在輪候期間，我的手禁不住的發抖，腦裏不斷回想當時的情景，對沒有照顧好父母、沒有盡為人子女的責任的自己感到失望，愧疚、自責的情緒湧上心頭，令我愈發愈慚愧，心中築起了高牆，不，是枷鎖，淚水簌然而下。我把臉埋在膝蓋下，覺得自己實在太差勁了，現在的我身體安康，活動自如，相反，其實父母已步入花甲，年紀老邁，身體機能逐漸衰退，過去的年輕歲月流逝，只留下一副殘破的身體，經不起勞動。我控制不住的淚水如泉湧，心中的枷鎖似乎又沉重了一點，憂鬱與內疚難以紓解。

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向病房邁出沉重的步伐，手禁不住繼續發抖，推開門，我看見了面色蒼白如紙的父母，母親說道：「你來了。」我再看着父母原本年輕無暇的臉上添了幾道細紋，濃密的頭髮變得稀白，聲音變得沙啞，我握着父親這雙歷經風霜而變得粗糙的手，我的淚水再度落下，嘴裏不斷地唸着「對不起」，並緊抱着母親那瘦弱的身軀，承認我先前犯下的過錯，父親輕輕撫着我的頭，安慰着我：「你沒事就好。」我頓時停止了哭泣，由衷的笑了，不為別的，剛才父親的舉動溫暖了我

失落孤單的心房，被黑暗覆蓋的光重新燃起，我心中那個枷鎖竟有一絲絲鬆動的跡象。

我想這個溫暖的懷抱是我一直冀望的，而和父母相處的機會也是我想珍惜的，但我卻做出傷害父母的行為，絲毫沒有考慮過他們的處境、感受，只顧及自己，嚴人寬己的自私行為。從我出生而來，日復日，年復年，牆上置着的日曆早已從蘭秋替成菊月，我漸漸長大成人，同時間父母亦逐漸老去，我自以為父母還正值壯年，可以一直陪伴着我，永不分離，但實際上花開花落尚有期，那雙手恐怕握得有多緊，時候總會無情地如滔滔江水般流走。

經歷了剛才的紛亂，內心的自責，我終於明白其實父母高堂尚在，可貴而奢侈，他們一直在生活中消耗了自己的青春，褪去青澀，不知不覺中已成了耄耋老人，所以說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」，為人子女應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」，一方面為父母的長壽感到高興，但另一方面應知曉父母大限將至，一起相處的日子減少，因此我們切要體諒照顧年紀漸長的父母，故此我認為應以父母為先，重視父母，朋輩為次要。別忘了其實最應關心的人就在身邊，毋需刻意討好對方，只要從心而發，便能盡孝，以禮相待，報答養育之恩。

「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」父母餘下的時間不多，隨着父母的年紀日增，我們亦逐漸長大，需要背負的責任亦越多，不但只供養父母，就以父母的年歲為例，記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我把紙巾遞給母親，緊繃的臉露出了笑容，回想小時候，我在房間裏嚎啕大哭之時，父親總會走到我身旁，順着髮端讓我感受到他的溫度，現在就應由我來照顧他們了。

自此之後，我終於下定心修補關係，故此，我心裏默唸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」。我握住父母顫抖的手，甫踏出醫院，未曾想到，又是另一番風景，我抬頭一看，只見藍天白雲，傳來了鳥兒拍翅飛翔的聲音，我爽朗地笑了，原來，我心中那道枷鎖已無形解開了。